

中国动物小说品藏书系

囚狼岁月

毛云尔◎著

冰心奖大奖
获得者

毛云尔

丛林血狼三部曲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中国动物小说品藏书系

囚狼岁月

毛云尔 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囚狼岁月 / 毛云尔著. —合肥: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7.6
(中国动物小说品藏书系)
ISBN 978-7-5397-9536-2

I. ①囚… II. ①毛… III. ①儿童小说 -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54419 号

ZHONGGUO DONGWU XIAOSHUO PINCAANG SHUXI QIULANG SUIYUE

中国动物小说品藏书系·囚狼岁月

毛云尔 著

出版人:张克文 选题策划:何军民 责任编辑:张怡 责任校对:王姝
绘图:张思阳 装帧设计:薛芳 责任印制:田航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E-mail:ahse1984@163.com

新浪官方微博:<http://weibo.com/ahsecbs>

腾讯官方微博:<http://t.qq.com/anhuisaonianer> (QQ:2202426653)

(安徽省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邮政编码:230071)

市场营销部电话:(0551)63533532(办公室) 63533524(传真)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本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

印制:合肥杏花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635mm × 900mm 1/16

印张:12.5

字数:120 千字

版次: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97-9536-2

定价:1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4
第三章	17
第四章	30
第五章	50
第六章	69
第七章	85
第八章	106
第九章	121

第十章	139
第十一章	159
第十二章	176
第十三章	189



第一章

从木户山回来之后，我和罗伊开始四处打听那头叫霆的年轻公狼的下落。

“如果霆还活在这个世界上，那该多好啊！”一路上，我情不自禁地发出感叹。从萝卜头的讲述中，我和罗伊知道了这个残酷的事实——在木户山的丛林深处，那个属于狼的世界已经不复存在了。尽管如此，我依然心存幻想。

或许那头叫霆的年轻公狼还好好地活着，有朝一日，它会带领它的子孙重新回到令它魂牵梦萦的木户山，回到这片曾经属于狼的茂密丛林和低洼草地。

“别做白日梦啦！”罗伊提醒我，“你想想吧，一头狼能活多少年呢？”

罗伊的话再次让我感到沮丧。一头在野外生存的



狼，即使能够在食物匮乏的季节挺过来、在同类相残中屡屡胜出，甚至能够侥幸躲过人类处心积虑的杀戮而真正做到寿终正寝，也活不过二十年。当年，狼王匕首带领北山狼群逃离木户山时，萝卜头还只是个十二三岁的孩子。时间一晃便过去了好几十年，当年的萝卜头成了一个满脸皱纹的老人。所以，从时间上推算，霆早已不存在了。

罗伊的话让我沉默了许久。

但在这样的事实面前，我和罗伊心中的热情却丝毫没有消减，我们依旧四处打听这头可能早已不复存在的年轻公狼的下落。我和罗伊很想知道：霆和皓分道扬镳之后，它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经历，它又是否如愿以偿地抵达了传说中的格鲁鲁山并繁衍了它的子孙后代。

这样的打听，一次又一次以失败告终。

“霆？”人们露出惊讶的神色。在他们看来，霆或许是一个离家出走的任性孩子，可当得知我和罗伊是在寻找几十年前的一头年轻公狼时，人们脸色骤变，眼神里充满了疑惑与不解。

一番徒劳的寻找之后，我和罗伊再次来到了展览大厅。

这是一个初秋的上午，展厅外面的树木开始簌簌地飘落第一批变黄变轻了的树叶。出乎我和罗伊的意料，平时热闹拥挤的大厅冷冷清清。在大厅略显昏暗的光线



里，那头叫匕首的银灰色大公狼依旧显眼地伫立在最中央的位置。

讲解员的脸上带着职业性的微笑。

在讲解员不疾不徐的讲解声中，一个人正弯着腰，仔细打量着眼前这头狼的标本。

这样的打量持续了许久。

当他抬起头来时，我发现他脸上布满了难以言说的忧伤神情。这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从他满脸的皱纹以及皑皑积雪一样的白发不难看出，他的年纪应该和那个叫萝卜头的老人不相上下。

我和罗伊不由自主地朝眼前的老人走去。

直觉告诉我们，或许，从他那里可以得到与霆有关的一些线索。

老人告诉我们，他叫胡东东。

“当然，现在很少有人知道我这个小名了。”老人有些自嘲地笑了笑。

当我和罗伊提起那头叫霆的年轻公狼时，老人的话匣子顿时被打开了。

“那一年，我还是一个十二岁的孩子。”

回忆唤起的激情使老人苍老的脸上有些红润，混浊的眼睛骤然变得炯炯有神。



第 二 章

胡东东沉浸在难以自拔的悲伤之中。对一个十二岁的孩子而言，这样的悲恸与年龄似乎有些不相称。胡东东感到自己的内心一片冰凉，仿佛下了一场漫无边际的大雪，那冰天雪地的情景不知要维持多久，才能最终融化。

这一切，都源于那头凄惨死去的成年公狼。

大概是公狼死后的第七天，大清早，他躺在床上。窗外，爷爷的脚步声由远而近，须臾，门被推开了。深秋的阳光裹挟着寒意，仿佛潮水一样涌进来，那间小小的卧室顿时亮堂起来。

胡东东习惯性地眯缝起眼睛。

他再次睁开眼时，便看见了爷爷手中那枚闪闪发光的吊坠。



那是一枚精致的骨头吊坠，在深秋的阳光下格外引人注目。

胡东东见过爷爷用白杨木雕刻的各种玩意儿，但这种隐隐泛着银白色光泽的骨头吊坠却是第一次出现在他的视线里。胡东东不免有些目瞪口呆，他的第一反应便是这质地坚硬的雕刻品一定耗费了爷爷不少心血，说不定爷爷为此还受了不少伤呢。他下意识地将爷爷粗糙的手掌反转过来，果然，皮肤的皱褶里依稀可见几道结着血痂的伤痕。

胡东东嘴里吐出几丝冷气，恍惚中看见那把锋利的刻刀从爷爷手背上颤抖着划过。

“不碍事！不碍事！”爷爷看透了胡东东的心思，呵呵地笑了起来。

胡东东这才放下心来，端详着这枚小巧玲珑的骨头吊坠。吊坠个头很小，只有一枚五分硬币大小。让他惊讶的是，吊坠刻的是一头身体蜷缩的狼。仿佛它刚刚醒来，睡意尚未完全消退，眼神里因此或多或少地存留些许雾一样的迷茫。这睡意未消的狼，将毛茸茸的头颅高高昂起，耳朵耸立，一副仔细倾听状，它俨然听见了遥远天空下面的某片丛林中所传来的一声嗥叫，血脉随之紧张……

那一定是让它重新上路的一声召唤。

胡东东觉得，或许就在下一秒，狼便会腾空而起，然



后奔腾而去。

这样的骨头吊坠自然让胡东东爱不释手。

“狼！狼！”胡东东有些语无伦次，他紧紧将吊坠攥在手里，那神情似乎在担心这骨头雕成的狼会从自己眼皮底下跑掉，消失得无影无踪。

突然，胡东东的心一阵颤动：这骨头雕成的狼给他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它和那头死去的成年公狼极其相似。

爷爷用手中的刻刀将生命的活力重新赋予那头死去的公狼，使之“复活”。

胡东东在心里为爷爷高超的雕刻技巧赞叹不已。

那天早晨，当胡东东看见那头成年公狼时，它蜷缩在公园的一个角落里，如果不是爱看热闹的人们将它围得水泄不通，吵吵嚷嚷地议论不休，胡东东绝对不会将它与死亡联系在一起。

它静静地缩在那里，身体呈弧形，最大限度地弯曲着，嘴吻和四肢藏在毛茸茸的脖颈与肚腹下面，耳朵支棱着，眼睛似闭非闭。这是属于犬科动物的典型的睡眠姿势。这样的姿势显然是为了抵挡夜半时分一阵接一阵袭来的寒意。现在，太阳升起，深秋的大地重新泛起了暖意，昨夜沉睡过去的事物相继苏醒。唯独这头成年公狼，



它银灰色的毛发在深秋的风中轻轻拂动着，却没有丝毫醒来的迹象。

许久过去，胡东东才接受了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昨夜的某个时刻，这头成年公狼在睡眠中安静地死去了。

这是一头来历不明、面孔陌生的成年公狼。

胡东东和爷爷生活在城市里。这是一个县级城市，其特别之处，并不是那高耸的地标性建筑——火车站，也不是鸣着汽笛像长蛇一样穿城而过的火车，而是它拥有一座规模不小的动物园。

爷爷是动物园的饲养员，他负责照看“狼山”。

这是一座人工修建的狼山，仿照原始地貌堆砌的岩石与林间地带，活跃着大大小小十几头狼的身影，可是，没有哪头狼能与死去的这头成年公狼相提并论。从它粗大的骨架和锋利的獠牙不难猜测，生前的它是何等勇敢与彪悍。

必须承认，即使是 001，也与它相去甚远。

001 是狼山那头两岁半的年轻公狼。

狼群中，它是唯一一头拥有野外生存经验的狼。两年前，在距离这座城市很遥远的山林里，一头母狼倒在血泊之中。这是一头即将结束哺乳期的母狼，它身边有一头步履蹒跚的四个月大小的小狼。尽管走起路来趑趄



赳赳，小狼已经开始打量这个世界了，并且亦步亦趋地跟随母狼在丛林里出没，母狼的言传身教使它开始慢慢熟悉山林并逐渐适应其中的生活。

母狼死了，这头小狼就束手就擒了。

胡东东还记得它刚被送到动物园时的情景。那时的001看上去十分弱小，对陌生世界的畏惧使它浑身战栗，身上的毛发因缺乏梳理而纠结成一团，那情形简直和一只刺猬差不多。两年过去，001已经身材魁梧，毛发油亮。而且大概是因那不到半年的野外磨砺吧，较之其他狼，001的身体兼具了勇猛与敏捷的特点，还多多少少有些桀骜不驯。

001顺理成章地成了狼山的狼王。

其他狼便没有这么幸运了。爷爷告诉胡东东，除了001，动物园里的其他狼在尚未睁开眼时，便被猎人从狼窝里掏来，几经转手，最后卖给了动物园。胡东东想象着毛茸茸的小狼崽被从狼窝里掏出来的情景。因为离开了暖和的洞穴，这些可怜的小家伙嘴里发出呜嗷的叫声，浑身颤抖，弱小的身体在那只紧紧攥着它的大手中无助地扭动。因为这双大手的出现，它们的命运从此改变了，它们离开了祖辈生存的那片山林，命运多舛地流落到了人类的世界里。

离开了母狼的哺乳与保护，没过多久，大部分小狼



便夭折了。

幸存下来的，只是极少数。

狼山，便成了这些幸存者的收容所。

当这些幸存者第一次睁开眼时，它们所看见的便是这座以假乱真的狼山。从此之后它们便在这狭小的狼山里奔走、跳跃，却无法逾越“雷池”一步。尽管悬挂在那道粗大的铁栅栏上的那块巴掌大小的铜牌上面清清楚楚地标注着它们狼的身份，可是，在它们的头脑里根本没有半点与丛林生活有关的记忆。

可以说，它们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狼。

胡东东是一个对狼情有独钟的孩子，因此，当那头来历不明的成年公狼出现在他的视野里时，一阵战栗感顿时从胡东东心头一掠而过，那感觉如同触电一样。

太阳升得很高了，那头死去的成年公狼还卧在公园里。

人们将它围得水泄不通。此时，有两个问题必须尽快搞清楚。

首要的问题，便是这头狼来自哪里。莫非它是从动物园里跑出来的某头狼？基于这样的猜测，一大早便有热心的人给动物园打电话。“园长，快来吧，公园里发现一头狼！”那人扯着嗓子大喊。



大白天，公园里出现了一头狼，这绝对是非同小可的事情。

包括园长在内，几乎所有人都一致认为，这狼十有八九是从狼山跑出去的，说明动物园在管理上存在疏漏，作为一园之长，难辞其咎。

来不及多想的园长立即心急火燎地带着胡东东的爷爷朝公园赶去。

胡东东紧跟在他们后面。

刚才围得水泄不通的人们立即闪开，留出一道缝隙。

园长他们三人从缝隙里依次进入。

虚惊一场，这头死去的狼和动物园之间并没有隶属关系。

其实，不要说园长和爷爷，就连十二岁的胡东东也看出来了，这头狼面孔陌生，它的确不属于狼山。与狼山撇清了关系，园长抹掉额头上的涔涔汗珠，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爷爷蹲下身子，仔细打量着这头死去的来历不明的成年公狼。他小心翼翼地将狼蜷缩着的尚未完全僵硬的身体伸展开来，于是这头有着银色毛发的公狼便完全呈现在众目睽睽之下。人群中爆发出一片惊呼声。和刚才



相比，狼的体形显得更加硕大，也更加具有震慑力。自然，它的死亡也更加让人为之扼腕叹息。在一片惋惜与惊呼声中，爷爷的手指在狼的身体上缓慢地移动，仿佛一把梳子在梳理着它银灰色的长长的毛发。一番仔细的梳理之后，爷爷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这头伤痕累累的狼的身体上并没有发现致命的新鲜伤口。

昨夜这里没有发生狼与狼之间的凶狠打斗。

无疑，也没有人向这头冒冒失失闯进城市公园的狼开枪。

那么，这头狼是如何死于非命的呢？

“老胡，它是不是死于某种可怕的瘟疫呢？”园长试探着问爷爷，脸色凝重。最有可能夺去一头狼生命的瘟疫非狂犬病莫属。园长的话音刚落，四周密不透风的人墙瞬间崩溃，人们如同潮水一样退出去好几丈远。

爷爷摇摇头。与狼打交道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告诉他，这头狼并没有被病毒侵袭。为了验证这一推测，爷爷将狼似闭非闭的眼睑用手指撩开。尽管瞳孔散开，依然不难发现这是一双炯炯有神的琥珀色眼眸。倘若它还活着，从这双眼眸里迸射出来的目光一定锐不可当。爷爷还掰开了它的嘴吻闻了闻，从狼的喉咙深处也没有飘来那种器官坏死的腐烂恶臭味道。

“不是。它一切正常。”爷爷头也不抬地回答园长。



唯一的可能，便是这头成年公狼死于过度疲劳。这是爷爷的最后结论。

因为它骨架粗大的身体里几乎没有留存什么脂肪。显然，在长途跋涉中，它体内的脂肪已全部燃烧殆尽，化作了源源不断的奔跑的力量，一旦这种依靠脂肪进行的燃烧停止了，狼的生命也就戛然而止。

园长将这头死去的成年公狼用小皮卡拖回了动物园。

经解剖发现，狼的胃里空空如也。这进一步验证了爷爷的结论。

这头彪悍的成年公狼一定来自某片山林。它在自然环境下生存，这就滋长了它身上的野性。爷爷的话勾起了胡东东脑海深处的联想。他想象着这头公狼在山林里纵横驰骋的情景：它那披着银灰色毛发的身体一会儿蹿上高高的山冈，一会儿消失在山谷里茂密的灌木丛中，转眼之间它又在一群麂子后面猛追不舍，突然，它纵身一跃，落后的那头麂子来不及发出哀鸣就匍匐倒在地上。它一边享受着战利品，一边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仰天长嚎……

毋庸置疑，成年公狼离开了那片山林，才发生了倒毙在城市公园里的惨剧。